



源於真運
李漢源

良好製作 工多藝熟

巴黎奧運日漸逼近，各路工作大軍已經先後出發，中國中央台奧運製作團隊器材就率先踏上征途，首先派出轉播車，負責奧運8K製作。

首先出發的這架「5G+4K/8K+AI」製作廣播車，長17米，寬2.5米，能夠同時處理60部攝影機提供的訊號，連同這60部攝影機，再加上輔助器材共1,256件組件轉播器材，由10個大貨櫃以貨櫃船形式於寧波舟山港，經非洲好望角，穿越大半个地球，並於7月中下旬抵達巴黎，屆時加上超過2,000名工作人員，將會是巴黎奧運最大製作團隊。

看到如斯規模，有時很難怪香港電視台選擇不參與奧運製作，第一：沒有這麼多有經驗製作人員；第二：沒有這麼多器材，以中央台這次製作奧運規模，這10個大貨櫃的器材得花上三四個月在海外使用，其間中央台亦要大量器材作日常運作，這是成本問題，中央台是國家級電視台，自然可以承受這個成本，但香港強調商業掛帥，就算不能賺錢，也不能虧本，即使製作奧運未必是虧蝕，電視台亦要向OBS（奧運製作團隊）投標報價，由OBS評估是否有足夠能力可以達成合作。

回想2008年北京奧運，大會當時

向北歐瑞典等地區，租用60部大型轉播車去製作國際訊號，有很多歐洲製作公司專門出租器材給客戶製作大型體育節目，例如奧運、世界盃及一些世界錦標賽；其實香港也有一些廣播級製作公司有自己廣播4K車及衛星發射車，以前生意不錯，還經常到內地及澳門等工作，但近幾年受內地電視台資源衝擊，及香港電視台老闆因為節省成本而外判予內地電視台製作，香港製作人能製作大型轉播的機會愈來愈少，經驗就慢慢流失，情況有如電視台黃金時代，晚晚做直播節目，大量製作人工多藝熟，節目質素一定不會差，如此一來行業就不一定式微，或者給別人蠶食。

今年6月女排大獎賽又來了，去年西班牙的製作團隊，以北京的廣播車進行製作，今年又會是什麼地區製作團隊呢？其實以往香港人一直都一手一腳自己製作，現在又是否已經成為過去式呢？選擇外判製作相信不是成本問題，因為用香港器材及人員，運費機票食宿已經省了不少，因此真不清楚外判原因，唯有屆時好好觀察，留意其他團隊製作水準吧！

接下來香港有很多大型體育盛事，如明年香港協辦的全國運動會，將有8大項目，祈望香港體育製作人能有機會參與製作，好好磨礪製作技巧及經驗吧！



方寸不亂
方芳

沉浸式體驗

特區政府為帶動經濟收益，香港盛事加碼至全年超過200項，全新項目超過15個，旅客人數有望衝上5,000萬人次。政府提前公布今年下半年盛事年表，是希望不同行業的經營者，及早準備，超前部署，把握盛事帶來的商機。為了讓旅客感到賓至如歸，政府擬於下月推行「全城禮貌運動」，推廣好客之道。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在公布項目的時候，提及要讓旅客有「沉浸式體驗」，這倒引起了我的興趣。「沉浸式體驗」是近幾年出現的概念，「沉浸」是新時代的詞彙，感官體驗與互動性的結合，使人完全沉浸在特定情境中，產生連結共鳴。

最近往洛陽牡丹節，就有過「全城沉浸」的體驗。洛陽是十三朝古都，腳踏秦磚漢瓦，感受華夏文明之源，穿上漢服的俊男美女、老人、小朋友遊走在博物館、隋唐洛陽城遺址、牡丹花公園、古鎮、餐館，表演場地。把登上龍門石窟照片傳給香港親友，他們驚訝人海中竟有「古人」？我們更正，是古裝人。「一秒入漢唐」的沉浸式體驗，毫無懸念。

女孩子不惜工本，為拍一輯漢服服裝照，租賃私人攝影師、燈光師、化妝師、髮型師同行，陣容鼎盛，所費不菲；普通消費者只求應景的，租漢服、梳唐髻，也是兩三百元的事，他們戴墨鏡、吃冰棍、席地坐、打手機，隨意「沉浸」；時裝男揀着古裝女友閒走，旅遊團的古裝導遊在旅遊車旁瞻前顧後……簡直是全城沉浸，展現古都魅力。

旅遊除了感官體驗，也有服務體驗。走累了，公園外的小攤販也一樣以禮待客，即使沒幫襯，也招呼長者小坐一回；我們入住的華陽廣場國際大飯店，首晚送上牡丹花，每晚亦有水果及紀念品奉上，行程中，團友大半夜出了急性病變，求助酒店服務人員，他們陪同團友到醫院打吊針，全程墊付醫藥費、車費，團友得到及時的治療，得以繼續行程，酒店急住客所急，這是旅遊最貼心的體驗。

香港是現代化城市，有何特色可以讓旅客有「沉浸式體驗」，值得思考；如何把服務和禮貌推上去，做到「香港無處不旅遊」，這是需要全民努力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前往陝西西安出席有關旅遊的高層會議，取經回來應有得着。



發式生活
余宜發

泰國旅遊達人胡慧沖

自從疫情退減之後，大家努力賺錢，可能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去旅行。其實自己也在疫情後到了多個不同地方旅遊，其中泰國曼谷好像去過5次以上，可能你會說，你攞錢很多吧，可以經常去旅遊。其實可以坦白說，我賺的錢跟讀者們一樣都是得來不易的辛苦錢。每天捱更抵夜工作，希望獎勵一下自己而已。相信很多讀者也會知道，某些信用卡的積分可以兌換免費機票，只需要交付一個機場稅金等等就可以。而且我有一些泰國朋友，變相連住宿也可以免費，所以當有假期都會到曼谷走一轉，放鬆一下心情。

如果說到我們認識的泰國華人，很自然會想起胡慧沖這位旅遊達人。最近因為自己的電台節目想找些嘉賓來介紹一下不同地方的旅遊項目，一想起泰國便立刻找他接受訪問。適逢泰國正值最炎熱的夏天，亦有大家認識的潑水節。這個潑水節在香港也有舉行，他便來香港，代表泰國旅遊局宣傳一下。而我自己在香港舉行的潑水節活動當天，也刻意到九龍城看看街頭的景象，大多數都是泰國人播放着音樂跳着舞，場面非常熱鬧。

其實我是第一次訪問他，覺得他是個坦白的一個人。當我問到他經常會拍片介紹曼谷，其實拍片的工作真的可以賺到錢嗎？他立刻說：「其實賺不到錢，只是希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透過影片可以令到更多人認識自己。」我便追問，那麼你怎樣維持生活開支？他說：「就是希望多些活動可以當嘉賓，甚至有些公司需要宣傳泰國文化到其他地方，自己也可以參與一下，而且還有不定期為電視台拍攝旅遊特輯。」

我想到讀者也喜歡到泰國旅遊，就像我在疫情期間，未能夠去泰國，也會從網上看很多有關胡慧沖拍攝的泰國短片。其中最欣賞的是，就算泰國天氣有多熱都好，為了滿足觀眾的需求，便一直拿着重重的拍攝工具，1小時直播內走過多條街道，目的就是給觀眾知道現在的曼谷是怎樣的情況。看見他汗流浹背及喘氣的聲音，就是因為太辛勞。其實有時我們也可以以一個感恩之心去多謝這些不怕辛勞，為我們提供很多旅遊資訊的旅遊達人。當大家有機會到龍城看看街頭的景象，大多數都是泰國人播放着音樂跳着



百家廊

王俊

夏日看瓜

我們眼巴巴的目光一遍遍投向瓜地時，藤蔓上即將成熟的西瓜散發出香甜的氣息。村裏的大人們慌了，開始着手搭瓜棚。

我家的瓜地邊上野生一棵苦棟樹。父親將瓜棚搭在苦棟樹下。瓜棚兩頭微微翹起，儼然是誰家的一頂帽子落在地裏，忘記拿回家。棚頂是塑膠皮，稻草覆蓋其上。夏日午後，我坐在竹板床上翻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兩條腿像柳樹垂下的枝條，晃來晃去。濃烈的陽光穿過苦棟樹的枝葉，灑下無數閃爍不定的光點。稻草和西瓜散發的香氣混合一處。日頭愈是強烈，香氣愈發濃郁。樹枝上的蟬不知疲倦地叫着，生怕人們忽略了它們的存在。瓜地朝遠方延伸，稠密的綠色沉重地壓向地面，大大小小的瓜棚割據一方。在遙遠的天幕下，綿延的山脈被烈日照射得失了生氣，沒有層次感。熱風吹來，空氣裏挾着一股焦灼的味道。雖然有時我會厭煩看瓜的無聊，但這個時候，我卻念着它的好。瓜棚雖簡陋，可稻草隔開外面的熱浪，裏面無比涼爽。讀着讀着，一陣倦意襲來，頭一歪，在蟬鳴聲中入睡。手裏的書掉在地上，幾隻螞蟻在書頁中玩起躲迷藏的遊戲。

那時候，父親和村裏人喜歡種麒麟瓜。麒麟瓜圓融，不像馬蘭瓜那麼長，皮甚薄。成熟之際，刀子對準西瓜虛晃一下。西瓜暗地裏打個寒顫，裂成幾瓣。我們給麒麟瓜取名為「地雷瓜」。午後的氣溫向着無限遞

進的熱度升騰，一些麒麟瓜經不起毒辣的日頭烘烤，酷似抗戰片裏的地雷一樣，「嘍」的一聲爆炸，紅色的汁水四處飛濺。睡夢中的我，時常被這樣的動靜驚醒，誤以為賊贓進瓜地，慌忙拿起木棍，循聲查看。

暑氣漸漸消隱，太陽沉落。我倚在木樁上，努力伸長脖子，看着夜色一點一點地逼近，逐漸吞沒瓜地和瓜棚。地裏幹活的人和牛全回去了，田野陡然異常的岑靜。樹枝上的蟬似乎叫累了，發出稀疏的低語。晚風拂過瓜地，葉片與葉片之間的摩擦是琴弦上的顫音，一起一落。月亮升上來，如泡在水裏的鏡子，一漾一漾，給大地濛濛的神秘感。我的肚子餓得唱起空城計。我在等待美蓮的身影閃現。大我兩三歲的美蓮，是我兒時的夥伴。我最喜歡聞她身上淡淡的清香，恰似茉莉的味道。

我和美蓮約好去德祥爺家的瓜地摘梨瓜吃。德祥爺種的梨瓜脆爽，嚼之，蜂蜜般的甘甜擦滿你的嘴巴，壓根不留想像的空間。

他家的瓜地在河邊低窪之處，瓜棚搭在兩塊瓜地之間的田埂上。靠近瓜棚，我和美蓮放慢腳步，看到瓜棚裏的德祥爺爺好像睡着了，蒲扇搭在肚皮上，隨着呼吸的律動起伏不定。我們轉過身，意欲過去去摘梨瓜，德祥爺爺手裏的手電筒倏然亮了。他坐起來，拍手大笑。原來，他早已聽到我們的腳步聲，卻故意裝睡。德祥爺爺道：「你兩個是衝着梨瓜來的吧。」

我們低頭不說話。德祥爺爺樂了，說道：「行了。你們挑大的摘，別踩壞我的瓜藤。」我和美蓮趕緊跳進瓜地，摘了幾個梨瓜，用衣襟擦了擦，就往嘴裏送去。梨瓜溢出的香氣是一顆碩大的水滴，緊緊包裹住我們。耳畔草叢嚶嚶，若水面上的一葉浮萍，瀾灩絲絲清涼。不遠處的小河汨汨而流，有如趕夜路人的腳步聲。

月亮懸在高空，勞累一天的德祥爺爺懶得打起瞌睡。我們向他告別，踩着影子往回走。腳下的田埂被月色鍍上一層銀白色，螢火蟲跌落在草叢裏，眨着眼睛。美蓮回家了，我沒有睡意，沿着自家的瓜地轉一圈。月光下的瓜地，藏起了心思，沉入夢鄉。遠與近，虛與實，蔓延出一種類似沉澱下去的感覺。想起我們小孩每每扒開西瓜的藤蔓，總是不由自主地擔心會不會遭過蛇。瓜地裏的烏梢蛇，身形在藤蔓間忽閃一下，足以嚇得我們四散逃竄。兔子、刺蝟、野雞這樣的小動物光顧瓜地，看瓜人並不恐慌。讓人害怕的是兇猛的狗獾和穿山甲，牠們將地裏的西瓜糟蹋得不成樣子，一年籌謀的收成往往就讓牠們無端地毀了。人若是驅趕牠們，牠們毫無懼色，衝上來攻擊。

回到瓜棚。父親躺在竹板床上，已然熟眠。我在父親的身邊躺下，內心湧出一種安寧和幸福。天上的月光靜靜地流瀉，地上的植物沉入暗影中，蟲鳴隱沒於某個神秘的一隅。萬物相生相依，與夜晚有着最溫柔的交融。



單袖乾坤
連盈慧

非洲的藝術正能量

畢加索說過非洲才有真正的藝術，大概他看到土人的舞蹈表演，從音樂面具衣飾，完全沒受過文明世界近似機械的污染吧。

如果以為畢加索對非洲的讚美過於誇張，不妨先看看本文插圖，圖片傳自臉書，發現之初已有萬多不同國家民族的粉絲欣賞，而且留言一致讚好。

怎麼不是呢，維港海面出現過的黃小鴨，維港上空豪宅780萬港元的塑膠紅心，都已得過藝術飢渴的香港人讚美，非洲藝術家就地取材的葱蒜紅椒瓜菜玉米砌出來的動物，工程豈不一樣了不起（圖中小孩可能是幕後佚名藝術家的化身）？如果這樣的巨作在香港擺放出來，你說會不會少過掌聲一百萬？

也許疑似抽象亦非抽象的作品真的看得太多了，以扭曲平凡物料化腐朽為神奇式來自自美的裝置藝術品亦如是，忽然有那麼一座出自並非精神病患者設計的具



◆網上有不少非洲同類作品。

想像精神狀態正常的無名非洲作者（小孩？），當他一蔥一蒜一瓜一菜在全神貫注拼砌作品時，一定也在默默傳遞他的心聲，渴望有人收到他的訊息，藝術之神並不知知寵愛草間彌生這類作者。

體作品，怎不別有一種久旱逢甘雨的新鮮感；縱使不過是回歸傳統實力那種新鮮，就算是工藝也還是藝，雖然這可能只是大多數人的眼球直覺，而非現代人所說的藝術感覺，但是我們只要關注到大自然之美，便應想到就是當今流行的超現實藝術畫派，還是萬變不離其宗。

試看七彩羽毛圖案的雀鳥，根葉形狀各不同的植物，真的不由醒悟到隱身宇宙背後的造物者，本來已是個偉大無名藝術家，祂創造皮肉滑如同基本素描的人，甚至所謂時髦的現代人，也必須倚仗物外的裝飾才顯示自己的與別不同：頭髮染到八彩，肢體紋滿圖案，時裝花樣百出，還是難以跟大自然中的孔雀魚鳥爭妍鬥麗，多麼無力和可憐！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棟

昔日民生風情

乍看宣傳海報和劇名，正如其名，這不是傳統的現實主義風格舞台劇，但觀劇之後，又覺得反映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現實，不太連貫的故事卻有着連貫的思緒，當中注了創作者的想像。

既然講的是《白湖映像》，那麼，白湖是個什麼地方呢？在哪裏？劇中有一個貫穿始末的角色：九十年代一位畢業生好不容易在失業大潮中找到一份速遞員的工作，他相當敬業地將每一個郵件按地址送去，並在速遞途中看盡生活眾生相。

然而，他找尋中發現有這麼一個署名「白湖」的地方，雖然按着模糊的指示：過關、過橋、乘船、搭車，再過山、過水……經歷一道道風景，卻始終達不到被形容為湖面呈現一片白湖。其實，「白湖」並不存在，它不是地理上的一個坐標，而只是一個意象和幻象，是編導心中的一種理想境界，也寓意經歷了不同時代大風大浪的香港人沉澱後的感悟和心之所繫。

對中年以上的香港人來說，九十年代是一段難忘的時期，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主權移交」，另一方面是突然襲擊的「亞洲金融風暴」，導致經濟不景，市道低迷。面對變幻莫測的政經局勢，安逸慣了的香港人處於十字路

口，茫然失措，卻也能苦中作樂，就像在夾縫中求存的昆蟲。

香港話劇團現任總監潘惠森為這段時期的香港社會生態和香港人思緒作了記錄，並編成5齣舞台劇作，構成「昆蟲系列」。最近，他將5齣劇作攝取精華，融合重編成雜文風格的《白湖映像》，並由女導演陳麗珠以劇場形式編排，透過15位演員的自言自語、對話交流、肢體動作，以及舞台上的「主權移交」、聲音、腔調，同步呈現當時的壓抑氛圍和市民心聲。這些人物或吵吵鬧鬧卻互相依存，或擦身而過又不關聯，終日營營役役，各有苦衷和牢騷，卻也自得其樂，摸着石頭慢慢探前路。

雖然沒有裝飾性布景，只有簡單的道具，但演員精湛的表演令昔日城市場景、民生百態躍然紙上，生活氣息和香港味道濃郁，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背後那道並不存在、卻惹人聯想的「白湖」幻景，那是世紀之交香港人的心中淨土，也是價值觀體現。

不過，雖然現場感受強烈，也滿足人們的懷舊情結，編導顯然試圖發揮每一個角色的功能，帶出各自的信息，但沒有15位演員飾演的角色簡介，劇情又過於分散，予人零星之感，走出劇場之後，除了「白湖」，其他印象倒有點模糊了。



琴台客聚
伍呆呆

雅食夜來香

我愛吃香椿芽，但今年春天事多，心思不在吃食上，想起來要吃的時候，吃香椿芽最好的時節已經過去了。

今年春天的雨水也多，往年前院的幾株風車茉莉和後院的素馨花盛開的時候，院子裏、小樓上都縈繞着幽幽的花香，而今年，風車茉莉和素馨花的香味全被連綿不斷的雨水打落到泥土裏去了。直至初夏到來，雨後的夜色中開始瀰漫夜來香濃郁的花香，才又勾起了我的食慾。

採幾串花蕾洗淨，迫不及待地打兩隻雞蛋炒了一碟，雞蛋金黃，花蕾翠綠，嚼之清甜嫩滑，吞食入腹，清爽的感覺頓時在五臟六腑中擴散，口中蛀牙的疼痛彷彿都減輕了。除了自小生長在南方並喜愛花草的人，大多數人是從《夜來香》這首歌中才知道夜來香這種花的。上世紀三十年代影后胡蝶唱的《夜來香》歌詞道：「賣夜來香/賣夜來香/花兒好/白又香/花香沒有

好多時光……」繼胡蝶之後，影星、歌星李香蘭又唱了另一個版本的《夜來香》：「那南風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細唱/月下的花兒都入夢/只有那夜來香/吐露着芬芳……」兩首《夜來香》裏的夜來香都在動聽的音符裏散發出迷人的芳香。而對於「為食」又「識食」的廣東人來說，夜來香那一串串珍珠似的花蕾也像動聽的音符一般迷人。

清光緒年間，「嶺南水城」的揭陽人就已將夜來香入饌，並將之記入《揭陽縣續志》：「夜來香蔓生籬籬間，一花數十莖攢簇而成，略似繡球花，作淺碧色，中有白毛。入夜始香，香遠益清，比夜蘭而韻稍勝。其含苞者，可作藥，燻湯尤妙。」若不因其嘴太饞，急著吃，夜來香確實如揭陽人所記述的「燻湯尤妙」——滾湯要炒着吃更加美味。妙的是，夜來香的花朵在夜晚綻放時的香氣可以把手有血壓的人熏得暈倒，但它的花蕾味道卻是淺淺

淡淡的，無論是用瘦肉、雞絲或是雞蛋一起滾湯，都是清清甜甜的，只增色，不搶味。

當然，夜來香之於廣東人並不只是一味凡俗的吃食，它亦是雅致之物。

明清時，嶺南地區女子除了用其它地區常見的茉莉花、梔子花做簪花，多用夜來香、素馨花來裝扮自己，與王昌齡詩中的「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無異。被譽為嶺南畫派祖師的清代國畫巨匠居廉善繪花鳥，他對夜來香甚是喜愛，畫過《夜來香》與《夜來香·蜜蜂》、《夜來香·螽斯》，在他的《十香圖冊》中也有一幅夜來香，並款署《浣溪沙》一闕：「碧玉珊珊好訊遲，芳蹤歷歷是晚風如，靈芸小字倩伊呼。萼綠花來無處所，杜蘭香去未移時，星辰今夜最迷離。」

端午將至，龍舟雨開始斷斷續續地下起來，我又採了夜來香「燻湯」，在雨聲中，一面飲湯，一面讀書，甚妙。